

卷十

儒門事親

二

儒門事親卷之二

戴人張子和著

新安吳勉學校

偶有所遇厥疾獲瘳記十一

余昔過夏邑西有婦人病腹脹如鼓飲食乍進乍退
寒熱更作而時吐嘔且三年矣師覲符呪無所不至
惟俟一死會十月農隙田夫聚獵一犬役死磔于大
樹根盤遺腥在其上病婦偶至樹根頓覺昏憤眩瞢
不知入枕于根側口中垂出其狀如蛇口眼皆具以
舌舐其遺腥其人驚見長虫兩袖裹其手按虫頭極

力而出之。且二尺許重幾斤。剖而視之。以示諸人。其婦遂愈。重亦無名。此正與華元化治法同。蓋偶得吐法耳。又有一書生瘡間日一作將秋試及試之日。乃瘡之期。書生憂甚。誤以葱蜜合食。大吐涎數升。瘀血宿食皆盡。同室驚畏。至來日入院。瘡亦不發。亦偶得吐法耳。正隆間有聖旨取汴梁諸匠氏。有木匠趙作頭。鐵匠杜作頭。行次失路。迷至大宅乞宿。主人不納。曰。家中有人重病。不敢納君。杜作頭給曰。此趙公乃汴梁太醫之家。今蒙上司見召。迷路至此。蓋病者當愈。而遇此公也。主人默而入。良久復出。將邀二人入。

室與之食。已主人起。請曰。煩太醫看病。何如。趙見而笑曰。一藥可愈。二人竊議曰。來時所携熟藥寄他車上。此中實無奈何。杜曰。此甚易耳。潛出門得牛糞一塊。作三十粒。下以溫水。少頃病人覺胸中如虫行。一涌而出。狀若小蜣螂。一二升以手探之。又約一升。頓覺病去。明日主人出謝曰。百歲老人未嘗見此神効之藥也。禮餞二人。遂歸。嗚呼。此二子小人也。欲苟一時之寢。遂以穢物治人。亦偶得吐法耳。又有一婦病風癰。從六七歲因驚風得之。自後三二年間。一二作至五七年。五七作逮三十餘歲。至四十歲日作。或一

日十餘作以至昏癡健忘求死而已會興定歲大饑
遂採百草而食於水瀕採一種草狀若葱屬泡蒸而
食之食訖向五更覺心中不安吐涎如膠連日不止
約一二斗汗出如洗初昏困後三日輕健非曩之比
病去食進百脉皆和省其所食不知何物訪問諸人
乃慙葱苗也慙葱苗者本草所謂藜蘆苗是也圖經
云藜蘆苗吐風病此亦偶得吐法耳又有一婦年三
十餘病滑泄經年皆云虛中有積以無憂散五七日
一服至二十服不効又服纏積丹軟金丸諸藥皆不
効其人服藥愈速病勢愈甚食飲日減人或謂曰此

休息痢也宜灸中脘及左右穴臍下氣海及膀胱穴
以三里引之每年當冬至日夏至日灸之前後僅萬
餘壯忽門外或者曰此病我屢識蓋大傷飲之故卽
目桃花正開俟其落時以長棘針刺之得數十莖勿
犯入手以白麵和作餅子文武火燒令熟嚼爛以米
飲湯下之病人如其言服之不一二時瀉如傾前後
瀉六七日僅數百行昏困無所知覺惟索冷水徐徐
而飲至六七日少省爾後食日進神日昌氣血日和
不數年生二子此人本不知桃花萼有取積之神効
亦偶得瀉法耳余昔過株林見一童子誤吞銅鐵之

物成疾而羸足不勝身會六七月淫雨不止無薪作物過饑數日一旦隣牛死聞作葵羹粳飯病人乘饑頓食之良久泄注如傾覺腸中痛遂下所吞之物余因悟內經中肝苦急食甘以緩之牛肉大棗葵菜皆甘物也故能寬緩腸胃且腸中久空又遇甘滑之物此銅鐵所以下也亦偶得瀉法耳頓有老人年八十歲臟腑滯滯數日不便每館後時目前星飛頭目昏眩鼻塞腰痛積漸食減縱得食便結燥如彈一日友人命食血藏葵羹油漑菠薐菜遂頓食之日日不乏前後皆利食進神清年九十歲無疾而終圖經云菠

菜寒利腸胃之藤油炒而食之利大便葵寬腸利小便年老之人大小便不利最爲急切此亦偶得瀉法耳昔一士人趙仲溫赴試暴病兩目赤腫睛翳不能識路大痛不任欲自尋死一日與同儕釋悶坐於茗肆中忽鉤臆脫鉤其下正中仲溫額上髮際裂長三四寸紫血流數升血止自快能通路而歸來日能辨屋脊次見瓦溝不數日復故此不藥不針誤出血而愈矣夫出血者乃發汗之一端也亦偶得出血法耳嗚呼世人欲論治大病舍汗下吐三法其餘何足言哉此一說讀之者當大笑耳今之醫者宜熟察之可

也人能謹察其真中之誤精究其誤中之真反覆求之無病不愈余之所以書此者庶後之君子知余之用心非一日也又有病目不覩者思食苦甘頓頓不關醫者以爲有虫曾不周歲兩目微痛如虫行大皆漸明俄然大見又如北方貴人愛食乳酪牛酥羊生魚膾鹿脯猪腊海味甘肥之物皆虫之萌也然而不生虫者蓋筵會中多胡荽蕪荑醬肉汁皆能殺九虫此二者亦偶得服食法耳智者讀此當觸類而長之攻裏發表寒熱殊塗箋十二

有一言而可以該醫之旨者其惟發表攻裏乎雖千

枝萬派不過在表在裏而已矣欲攻其裏者宜以寒爲主欲發其表者宜以熱爲主雖千萬世不可易也內經言之詳矣今人多錯解其旨故重爲之箋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此寒熱二字謂六氣中司氣之寒熱司氣用寒時用藥者不可以寒藥司氣用熱時用藥者不可以熱藥此常理也惟攻裏發表則反之然而攻裏發表常分作兩途若病在表者雖畏日流金之時不避司氣之熱亦必以熱藥發其表若病在裏者雖堅冰積雪之時不避司氣之寒亦必以寒藥攻其裏所謂發表者出汗是也所謂攻裏者湧泄是

也王太僕注云汗泄下利皆以其不住於中也夫不
往其中則其藥一去不留雖以寒藥犯司氣之寒熱
藥犯司氣之熱亦無害也若其藥留而不出適足以
司氣增邪是謂不發不攻寒熱內賊其病益甚無病
者必生病有病者必甚若司氣用寒之時病在表而
不在裏反以寒藥水其裏不瀉不泄堅腹滿痛急下
利之病生矣若司氣用熱之時病在裏而不在表反
以熱藥燥其中又非發汗則身熱吐下霍亂癰疽瘡
疥瘰癧注下咽痺腫脹嘔吐衄血頭痛骨節攣肉痛
血泄淋瀝之病生矣以此知非熱不能解表非寒不

能攻裏是解表常宜熱攻裏常宜寒若反此法是謂
妄造今之用藥者以荆黃湯解表以葛桂枝攻裏此
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何異哉故非徒不効輕者危
甚者死夫本草一書不過酸苦甘辛鹹淡六味而已
聖人既以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又以淡味
滲泄為陽是辛甘淡三味以解表酸苦鹹三味以攻
裏發表與滲泄非解表而何涌泄非攻裏而何此二
者聖人之法盡矣蔑以加矣然則醫之法果多乎哉
攻裏以寒解表以熱而已矣雖然表病而裏不病者
可專以熱藥發其表裏病而表不病者可專以寒藥

攻其裏表裏俱病者雖可以熱解表亦可以寒攻裏此仲景之大小柴胡湯雖解表亦兼攻裏最為得體今之用藥者只知用熱藥解表不察裏之已病故前所言熱證皆作矣醫者不知罪由已作反謂傷寒變證以誣病人非一日也故劉河間自製通聖散加益元散名為雙解千古之下得仲景之旨者劉河間一人而已然今之議者以為雙解不可攻裏謗議紛紛坐井小天誠可憾也豈知雙解煎以葱豉薑豉豉通而汗之刺立雪所苦縱不全瘥亦可小瘳向所謂熱證亦復不作俟六經傳畢微下而已今醫者不知其

濟物無窮之功乃妄作損胃無窮之謗情劉河間有能醫之名設聖白之論以求世譽孰肯剖璞一試而追悔和氏之刖足哉余之所以屢書此者歎知音之難遇也近者余之故人某官不欲斥言其名因病頭項強狀類傷寒服通聖散雖不得其法猶無害也醫者見其因通聖散也立毀其非仲景之藥也渠不察其熱已甚矣復以辛熱發之汗出不解發黃血泄竟如前所言後難以承氣下之不能已又復下之至絕汗出其脉猶搏擊然余親見其子言之甚詳至今士大夫皆不知辛熱一發之過也獨歸罪于通聖散嗚

呼其矣道之難明也。頃余之舊，吳讀孟堅漢書，勤至不
志載五苦六辛之說，而顏師古輩皆無注解，渠特以
問余。余顧其內經諸書中，亦不見其文，既相別矣，乘
蹇且十里外，颯然而悟，欲復迴以告予之舊，吳已歸，
且遠，乃今載之，以示來者。夫五者五臟也，臟者裏也，
六者六腑也，腑者表也。病在裏者，屬陰，分宜以苦寒
之藥，涌之泄之，病在表者，屬陽，分宜以辛溫之劑，發
之汗之。此五苦六辛之意也。顏師古不注，蓋闕其疑
也。乃知學不博而欲爲醫難矣。余又徐思五積六聚
其用藥亦不死，于是夫五積在臟，有常形，屬裏，宜以

苦寒之藥，涌之泄之。六聚在腑，無常形，屬表，宜以辛
溫之藥，發之汗之。與前五苦六辛亦合，亦有表而可
用柴胡之涼者，猶宜熱而行之。裏寒而可用薑附之
熱者，猶宜寒而行之。余恐來者不明內經發表攻裏
之旨，故併以孟堅五苦六辛之說附于卷末。

汗下吐三法該盡治病詮十三

人身不過表裏氣血，不過虛實。表實者裏必虛，裏實
者表必虛。經實者絡必虛，絡實者經必虛。病之常也。
良工之治病者，先治其實，後治其虛，亦有不治其虛，
時粗工之治病，或治其虛，或治其實，有時而幸中有

時而不中。謬工之治病實實虛虛其誤入之迹常著
故可得而罪也。惟庸工之治病純補其虛不敢治其
實。舉世皆曰平穩誤人而不見其迹。渠亦自不省其
過。雖終老而不悔。且曰吾用補藥也何罪焉。病人亦
曰彼以補藥補我彼何罪焉。雖死而亦不知覺。夫粗
工之與謬工非不誤人。惟庸工誤入最深。如鯀湮洪
水不知五行之道。夫補者人所喜攻者人所惡。醫者
與其逆病人之心而不見用。不若順病人之心而獲
利也。豈復計病者之死生乎。嗚呼世無直實誰能利
之。今余著此吐汗下三法之詮。所以該治病之法也。

庶幾來者有所馮藉耳。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
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內而生。皆邪氣也。邪氣加諸身
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挽而留之可也。雖愚夫愚
婦皆知其不可也。及其聞攻則不悅。聞補則樂之。今
之醫者曰當先固其元氣。元氣實邪自去世間如此
妄人何其多也。夫邪之中人輕則傳久而自盡。頗甚
則傳久而難已。更甚則暴死。若先論固其元氣以補
劑補之。真氣未勝而邪已交馳橫騖而不可制矣。惟
脉脫下虛無邪無積之人始可議補。其餘有邪積之
人而議補者皆鯀湮洪水之徒也。今予論吐汗下三

法先論攻其邪邪去而元氣自復也況予所論之法
識練日久至精至熟有得無失所以敢爲來者言也
天之六氣風暑火濕燥寒地之六氣霧露雨雹水泥
人之六味酸苦甘辛鹹淡故天邪發病多在乎中此爲發病之
邪發病多在乎下人邪發病多在乎中此爲發病之
三也處之者三出之者亦三也諸風寒之邪結搏皮
膚之間藏于經絡之內留而不去或發疼痛走注麻
痺不仁及四肢腫痒拘攣可汗而出之風痰宿食在
膈或上脘可湧而出之寒濕固冷熱客下焦在下之
病可泄而出之內經散論諸病非一狀也流言治法

非一階也至真要大論等數篇言運氣所生諸病各
斷以酸苦甘辛鹹淡以總括之其言補時見一二然
其補非今之所謂補也文具于補論條下如辛補肝
鹹補心甘補腎酸補脾苦補肺若此之補乃所以發
騰理致津液通血氣至其統論諸藥則曰辛甘淡三
味爲陽酸苦鹹三味爲陰辛甘發散淡滲泄酸苦鹹
涌泄發散者歸于汗涌者歸于吐泄者歸于下滲爲
解表歸于汗泄爲利小溲歸于下殊不知聖
人止有三法無第四法也然則聖人不言補乎曰蓋
汗下吐以若草木治病者也補者以穀肉果菜養口

體者也。夫穀肉果菜之屬猶君之德教也。汗下吐之屬猶君之刑罰也。故曰德教興平之梁肉刑罰治亂之藥石。若人無病梁肉而已。及其有病當先誅伐有過病之去也。梁肉補之。如世已治矣。刑措而不用豈可以藥石爲補哉。必欲去大病大瘵非吐汗下未由也。已然今之醫者不得盡汗下吐法各立門牆誰肯屈已之高而一問哉。且予之三法能兼衆法用藥之時有按有躋有導有減有增有續有止今之醫者不得予之法皆仰面傲笑曰吐者瓜蒂而已矣汗者麻黃升麻而已矣下者巴豆牽牛朴硝大黃甘遂

芫花而已矣。既不得其術從而誣之予固難與之苦辯。故作此詮所謂三法可以兼衆法者如引涎瀉涎嚏氣追淚凡上行者皆吐法也。灸蒸熏潔洗熨烙針刺砭射導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積逐水破經泄氣凡下行者皆下法也。以余之法所以該衆法也。然予亦未嘗以此三法遂棄衆法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以十分率之此三法居其八九而衆所當繼一二也。或言內經多論鍼而少論藥者蓋聖人欲明經絡豈知針之理即所謂藥之理即今著吐汗下三篇各條藥之輕重寒溫于左仍於三法

病氣皆
作藥

陽氣作

信門事親
之外別著原補一篇使不預三法恐後之醫者泥于
補故置之三篇之末使用藥者知吐中有汗下中有
補止有三法內經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是之謂也

凡在上者皆可吐式十四
夫吐者人之所畏且順而下之尚猶不樂況逆而上
之不悅者多矣然自曾已上大滿大實病如膠粥微
丸微散皆兒戲也非吐病安能出仲景之言曰大法
春宜吐蓋春時陽氣在上人氣與邪氣亦在上故宜
吐也涌吐之藥或丸或散中病則止不必盡劑過則
陽入然則四時有急吐者不必直待春時也但仲景

音疑
作音

言其大法耳今人不得此法遂廢而不行談以名方
所記者略數之如仲景傷寒論中以葱根白豈豉湯
以吐頭痛梔子厚朴湯以吐懊憹瓜蒂散以吐傷寒
六七日因下後腹滿無汗而喘者如此三方豈有殺
入者乎何今議子好涌者多也又如孫氏千金方風
論中散方往往皆効近代本事方中稀涎散吐膈實
中滿痰厥失音牙關緊閉如喪神守萬全方以鬱金
散吐頭痛眩暈頭風惡心沐浴風近代普濟方以吐
風散追風散吐口噤不開不省人事以皂角散吐涎
潮總錄方中以常山散吐瘧孫尚方以三聖散吐痰

狂神驗方吐舌不正補亡篇以遠志去心春分前服
之預吐瘟疫此皆前人所用之藥也皆有效者何今
之議子好涌者多也惟養生必用方言如吐其涎令
人跋蹇校正方已引風門中碧霞丹爲證予不須辨
也但內經明言高者越之然名醫錄中惟見太倉公
華元化徐文伯能明律用之自餘無聞乃知此法廢
之久矣今予驟用于千載寂寥之後宜其驚且駭也
惜乎黃帝岐伯之書伊摯仲景之論棄爲閑物縱有
用者指爲山野無韻之人豈不謬哉予之用此吐法
非偶然也嘗見病之在上者諸醫盡其技而不校余

反思之投以涌劑少少用之頗獲微應既久乃廣訪
多求漸臻精妙過則能止少則能加一吐之中變態
無窮屢用屢驗以至不疑故凡可吐令條達者非徒
木鬱然凡在上者皆宜吐之且仲景之論胸上諸實
鬱而痛不能愈使人按之及有涎唾下痢十餘行其
脉沉遲寸口脉微滑者此可吐之吐之則止仲景所
謂胸上諸實按之及有涎唾者皆邪氣在上也內經
曰下痢脉遲而滑者內實也寸口脉微滑者上實也
皆可吐之王冰曰上盛不巳吐而奪之仲景曰宿食
在上脘當吐之又如宿飲酒積在上脘者亦當吐之

在中脘者當下而去之仲景曰病人手足厥冷兩手
脉乍結以客氣在胸中心下滿而煩欲食不能食者
知病在胸中當吐之余嘗用吐方皆是仲景方中瓜
蒂散吐傷寒頭痛用葱根白豆豉湯以吐雜病頭痛
或單瓜蒂名獨聖加茶末少許以吐痰飲食加全蝎
稍以吐兩脇肋刺痛濯濯水聲者內經所謂濕在上
以苦吐之者其是謂歟今人亦有竊予之法者然終
非口授或中或否或涌而不能出或出而不能止豈
知上涌之法名曰撿痰撿之一字自有撿縱卷舒頂
有一工吐陳下一婦人半月不止涎至數斗命懸須

吏倉皇失計求予解之予使煎麝香湯下咽立止或
問麝香何能止吐予謂之曰瓜苗聞麝香即死吐者
瓜蒂也所以立解如藜蘆吐者不止以葱白湯解之
以石藥吐者不止以甘草貫衆解之諸草木吐者可
以麝香解之以本草考之吐藥之苦寒者有豆豉瓜
蒂茶末梔子黃連苦參大黃黃芩辛苦而寒者有鬱
金常山藜蘆甘苦而寒者有地黃汁苦而溫者有木
香遠志厚朴辛苦而溫者有薄荷羌花辛而溫者有
藁薤草葱根鬚辛而寒者有輕粉辛甘而溫者有烏
頭附子尖酸而寒者有晉礬綠礬蠶汁酸而平者有

銅礪甘酸而平者有赤小豆酸而溫者有飯漿酸辛而寒者有膽礬酸而寒者有青鹽白米飲辛鹹而溫者有皂角甚鹹而寒者有滄鹽甘而寒者有牙硝甘而微溫且寒者有參蘆頭甘辛而熱者有蝎稍凡此三十六味惟常山膽礬瓜蒂有小毒藜蘆生花輕粉烏附尖有大毒外二十六味皆吐藥之無毒者各對證擢而用之此法宜先小服不滿積漸加之余之療痰者以釵股雞羽探引不出以蠶投之投之不吐再投之且投且探無不出者吐至昏眩慎勿驚疑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如發頭眩可飲永水立解如

無水時新汲水亦可強者可一吐而安弱者可作三次吐之庶無損也吐之次日有頓快者有轉甚者蓋引之而吐未平也俟數日當再涌之如覺渴者冰水新水瓜梨柿及涼物皆不藥惟禁食食過飽硬物乾脯難化之物心火既降中脘沖和陰道必強大禁房勞大憂悲思病人既不自責衆議因而噪之歸罪于吐法起謗其由此也故性行剛暴好怒喜淫之人不可吐左右多譴雜之言不可吐病人頗讀醫書實非深解者不可吐主病者不能辯邪正之說不可吐病人無正性妄言妄從反覆不定者不可吐病勢岌危

老弱氣衰者不可吐自吐不止亡陽血虛者不可吐
諸吐血嘔血咯血衄血嗽血崩血失血者皆不可吐
吐則轉生他病侵成不救反起謗端雖懇切求真勿
強從恐有一失愈令後世不信此法以小不金累大
善也必標本相得彼此相信真知此理不聽浮言審
明其經其絡其臟其腑其氣其血其邪其病決可吐
者然後吐之是予之所望于後之君子也庶幾不使
此道湮微以新傳新耳

凡在表者皆可汗式十五
風寒暑濕之氣入于皮膚之間而未深欲速去之莫

如發汗聖人之刺熱五十九刺爲無藥而設也皆所
以開玄府而逐邪氣與汗同然不若以藥發之使一
毛一竅無不啓發之爲速也然發汗亦有數種世俗
止知惟溫熱者爲汗藥豈知寒涼亦能汗也亦有薰
漬而爲汗者亦有導引而爲汗者如桂枝湯桂枝麻
黃各半湯五積散敗毒散皆發汗甚熱之藥也如升
麻湯葛根湯解肌湯通毒散皆辛溫之藥也如大柴
胡湯小柴胡湯柴胡飲子苦寒之藥也如通聖散雙
解散當歸散子皆辛涼之藥也故外熱內寒宜辛溫
外寒內熱宜辛涼平準所謂導引而汗者華元化之

虎鹿熊猴鳥五禽之戲使汗出如傳粉百疾皆愈所謂薰漬而汗者如張苗治陳廩丘燒地布桃葉蒸之大汗立愈又如許御宗治許太后感風不能言作防風湯數斛置於牀下氣如煙霧如其言遂愈能言此皆前人用之有驗者以本草校之荆芥香白芷陳皮半夏細辛蒼朮其辛而溫者乎蜀椒胡椒茱萸大蒜其辛而大熱者乎生薑其辛而微溫者乎天麻葱白其辛而平者乎青皮薄荷其辛苦而溫者乎防己秦艽其辛而且苦者乎麻黃人參大棗其甘而溫者乎芩其辛而且苦者乎桑白皮其甘而寒者乎葛根赤茯苓其甘而平者乎

防風當歸其甘辛而溫者乎附子其甘辛而大熱者乎官桂桂枝其甘辛而大熱者乎厚朴其苦而溫者乎桔梗其苦而微溫者乎黃芩知母枳實地骨皮其苦而寒者乎前胡柴胡其苦而微寒者乎羌活其苦辛而微溫者乎升麻其苦甘且平者乎芍藥其酸而微寒者乎浮萍其辛酸而寒者乎凡此四十味皆發散之屬也惟不善擇者當寒而反熱當熱而反寒此病之所以變也仲景曰大法春夏宜汗春夏陽氣在外人氣亦在外邪氣亦在外故宜發汗然仲景舉其略耳設若秋冬得春夏之病當不發汗乎但春夏易

補劑當
作藥々

汗而秋冬難耳凡發汗欲周身熱熱然不欲如水淋
滴欲令手足俱周遍汗出一二時為佳若汗暴出邪
氣多不出則當重發汗則使人亡陽凡發汗中病則
止不必盡劑要在劑當不欲過也此雖仲景調理傷
寒之法至於雜病復何異哉且如傷寒麻黃之類為
表實而設也桂枝湯之類為表虛而設也承氣湯為
陰虛而設也四逆湯為陽虛而設也表裏俱實者所
謂陽盛陰虛下之則愈表裏俱虛者所謂陰盛陽虛
汗之則愈也所謂陽為表而陰為裏也如表虛亡陽
發汗則死發汗之法辨陰陽別表裏定虛實然後汗

米穀當
作水

之隨治隨應設若瀉泄不止日夜無度完穀下出發
汗可也內經曰春傷於風夏生瀉泄此以風為根風
非汗不出昔有人病此者腹中雷鳴泄注米穀不分
小便澀滯皆曰脾胃虛寒故耳豆蔻烏梅罌粟殼乾
薑附子曾無一効中脘臍下灸已數十燥熱轉甚小
便澀竭瘦削無方飲食減少命予視之余以謂應象
論曰熱氣在下水穀不分化生瀉泄寒氣在上則生
臍脹而氣不散何也陰靜而陽動故也診其兩手脉
息俱浮大而長身表微熱而桂枝麻黃湯以薑棗煎
大劑連進三服汗出終日至旦而愈次以胃風湯和

平臟腑調養陰陽食進病愈又貧家一男子年二十
餘病破傷風搐牙關緊急角弓反張棄之空室無人
問者時時呻呼余憐其苦以風藥投之口噤不能下
乃從兩鼻竅中灌入咽喉約一中枕死中求生其藥
皆大黃甘遂牽牛硝石之類良久上涌下泄吐且三
四升下一二十行風搐立止肢體柔和且已自能起
口雖開尚未能言予又以桂枝麻黃湯三兩作一服
使啜之汗出周匝如洗不三日而痊又如小兒之病
驚風搐搦涎潮熱驚舉世皆用大驚丸抱龍丸鎮心
丸等藥間有不愈者余潛用瓜蒂赤小豆等分共爲

細末以猪膽汁浸蒸餅爲丸衣以螺青或丹砂以漿
水乳汁送之良久風涎涌出一兩杓三五日一涌涌
三五次漸以通聖散稍熱服之汗漿漿然病日已矣
頃又治一狂人陰不勝其陽則脉流薄厥陽并乃狂
難經曰重陽者狂重陰者癲陽爲腑陰爲臟非陽熱
而陰寒也熱并於陽則狂狂則生寒并於陰則癲癲
則死內經曰足陽明有實則狂故登高而歌棄衣而
走無所不爲是熱之極也以調胃承氣大作湯下數
十行三五日復上涌一二升三五日又復下之凡五
六十日下百餘行吐亦七八度如吐時暖室置火以

助其熱而汗少解數汗方平又治一酒病人頭痛身
熱惡寒狀類傷寒診其脉兩手俱洪大二兩日不圓
余以防風通聖散約一兩用水一中枕生薑二十餘
片葱鬚根二十莖豆豉一大撮同煎三五沸去滓稍
熱分作二服先服一服多半須臾以欬股探引咽中
吐出宿酒酒之香味尚然約一兩杓頭上汗出如洗
次服少半立愈內經曰火鬱發之發爲汗之令其疎
散也又嘗治一稅官病風寒濕痺腰脚沉重浮腫夜
則痛甚兩足惡寒經五六月間猶綿脛靴足腰膝皮
膚少有跣露則冷風襲之流入經絡其痛轉劇走注

上下往來無定其痛極處便摩急而腫起肉色不變
膜理間如虫行每遇風冷病必轉增飲食轉減肢體
瘦乏須人扶掖猶能行立所服者烏附薑桂種種燥
熱燔針着灸莫知其數前後三年不獲一愈一日命
予脉之其兩手皆沉滑有力先以導水丸通經散各
一服是夜瀉三十餘行痛減半遂漸服赤茯苓湯川
芎湯防風湯此三方在宣明論中治痺方是也日三
服煎七八錢漿漿然汗出余又作玲瓏竈法薰蒸血
熱病必增劇諸汗法古方亦多有之惟以此發汗者
世罕知之故予嘗曰吐法蕪汗良以此夫

凡在下者皆可下式十六

下之攻病人亦所惡聞也然積聚陳莖于中留結寒熱於內留之則是耶逐之則是耶內經一書惟以氣血通流爲貴世俗庸工惟以閉塞爲貴又止知下之爲爲又豈知內經之所謂下者乃所謂補也陳莖去而腸胃潔癥瘕盡而榮衛昌不補之中有真補者存焉然信不俗下之爲補者蓋庸工妄投下藥當寒反熱當熱反寒未見微功轉成大害使聰明之士亦復不信者此也所以謂寒藥下者調胃承氣湯泄熱之藥也大小桃仁承氣次也陷胸湯又其次也大柴

胡又其次也以涼藥下者八正散泄熱兼利小溲洗心散抽熱兼治頭目黃連解毒散治內外上下畜熱而不泄者四物湯涼血而行經者也神芩丸解上下畜熱而泄者也以溫藥而下者無憂散下諸積之上藥也十棗湯下諸水之上藥也以熱藥下者煮黃丸瀉金丸之類也急則用湯緩則用丸或以湯送丸量病之微甚中病卽止不必盡劑過而生愆仲景曰大法秋宜瀉謂秋則陽氣在下人氣與邪氣亦在下故宜下此仲景言其大槩耳設若春夏有可下之疾當不下乎此世之庸工踟躕遷延誤人大病者也皆曰

夏月豈敢用過藥瀉脾胃氣嗚呼何不達造化之甚也內經稱土火之鬱發四之氣以五月先取化源瀉土補水又曰土鬱則奪之王太僕注云奪謂下之今無壅礙也然則於五月先防土壅之發令人下奪素問之言非歟然隨證不必下奪在良工消息之也余所以言此者矯世俗期不誤大病暴病者耳故土鬱之爲奪雖大承氣湯亦無害也試舉大承氣之藥論大黃苦寒通九竅利大小便除五臟六腑積熱芒硝鹹寒破痰散熱潤腸胃枳實苦寒爲佐使散滯氣消痞滿除腹脹厚朴辛溫和脾胃寬中通氣此四味雖

爲下藥有泄有補卓然有奇功劉河間又加甘草以爲三一承氣以甘和其中最得仲景之秘也余嘗以大承氣改作調中湯加以薑棗煎之俗見薑棗以爲補脾胃而喜服不知其中有大黃芒硝也惡寒喜暖取補故自古及今天下皆然此內經之法抑屈而不伸者也此藥治中滿痞氣不大使者下五七行殊不困乏次日必神清氣快膈空食進內經曰脾爲之使胃爲之市人之食飲酸鹹甘苦百種之味雜湊于此壅而不行蕩其舊而新之亦脾胃之所望也况中州之人食雜而不勞者乎中州土也兼載四象木金水

火皆聚此中故脾胃之病奈何中州之醫不善掃除
倉廩使陳莖積而不能去也猶曰我善補大罪也此
藥有奇功皆謂服之便成傷敗乃好丹而非素者也
或言男子不可久瀉婦人不可久吐何妄論之甚也
可吐則吐可下則下豈問男女乎大人小兒一切所
傷之物在胃脘如兩手脉遲而滑者內實也宜下之
何以別乎蓋傷宿食者惡食傷風者惡風傷寒者惡
寒傷酒者惡酒至易辨也故凡宿食在胃脘皆可下
之則三部脉平若心下按之而硬滿者猶宜再下之
如傷寒大汗之後重復勞發而為病者蓋下之後熱

氣不盡故也當再下之若雜病腹中滿痛不止者此
為內實也金匱要畧曰痛而腹滿按之不痛為虛痛
者為實難經曰痛者為實腹中滿痛裏實為實故可
下之不計雜病傷寒皆宜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或導
水丸或泄水丸等藥過十餘行如痛不已亦可再服
痛已則止至如傷寒大汗之後發熱脉沉實及寒熱
往來時時有涎嗽者宜大柴胡湯加當歸煎服之下
三五行立愈產後慎不可作諸虛不足治之必變作
骨蒸寒熱飲食不入肌膚瘦削經水不行經曰寒則
衰飲食熱則消肌肉人病瘦削皆粗工以藥消礫之

故也。嗚呼人之死者，豈爲命乎？難經曰：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耳。至如目黃、九疸、食勞皆屬脾土，可下之。宜茵陳蒿湯，或用導水丸等攻散，瀉十餘行，次以五苓散、桂苓甘露散、白朮丸等藥服之，則愈矣。或腰脚膝痛，可用甘遂粉二三錢，以豬腰子薄批七八片，搽藥在內，以溫紙包數重，文武火燒熟，至臨臥細嚼，以溫酒或米飲湯調下，至平明見一二行，勿訝，意欲止瀉，則飲水，或新水頓服之，瀉立止。次服通經和氣定痛烏金丸、踰馬丹之類，則愈矣。內經有「不因氣動而病生於外者」，太僕以爲

瘴氣賊魅，由毒蜚尸鬼擊衝薄障，墮風寒暑濕所射，剝割撞撲之類，至如諸落馬墮井打撲閃肭損折湯沃火燒車碾大傷，腫發焮痛，日夜號泣不止者，予尋常談笑之間，立獲大効。可峻瀉三四十行，痛止腫消，乃以通經散下導水丸等藥。如瀉水少，則可再加湯劑瀉之。後服和血消腫散，毒之藥病去如掃。此法得之睢陽高大明侯德和，使外傷者不致癘殘跛蹙之患，余非敢掩人之善，意在救人耳。曾有鄰人林瘡發作腫痛，焮及上下，語錯亂，時時嘔吐，數日不食，皆曰不救。余以通經散三四錢下，神祐丸百餘丸相併

而下間有嘔出者太半已下膈矣良久大瀉數行穢
不可近膿血涎沫瘡毒約一二斗其病人困睡不省
一日一夜隣問予予曰喘息勻停腫消痛減故得睡
也來且語清食進不數日痊愈救杖瘡欲死者四十年
間二三百余追思舉世杖瘡死者皆枉死也自後凡
見冤人被責者急以導水丸禹攻散大作劑料瀉驚
涎一兩盆更無腫發痛熾之難如導水丸禹功散泄
瀉不動更加之通經散神祐丸瀉之瀉訖須忌熱物
止可喫新汲水一二頓瀉止立愈至如沉積多年羸
劣者不可便服陡攻之藥可服纏積丹二稜丸之類

內經曰重者因而減之若人年老衰弱有虛中積聚
者止可五日一服萬病無憂故凡積年之患豈可
一藥而愈即可減而去之以本草攷之下之寒者有
戎鹽之鹹犀角之酸鹹滄鹽澤瀉之甘鹹枳實之苦
酸膩粉之辛澤漆之苦辛杏仁之苦甘下之之微寒
者有猪膽之苦下之大寒者有牙硝之甘大黃瓜蒂
牽牛苦瓠子藍汁牛膽羊蹄根苗之苦大戟甘遂之
苦甘朴硝芒硝之苦辛下之溫者有檳榔之辛荒花
之苦辛石蜜之甘皂角之辛鹹下之熱者有巴豆之
辛下之辛涼者有猪羊血之鹹下之平者有郁李仁

土湯字
當作湯

之酸桃花夢之苦右三十味惟牽牛大戟荒花皂角
羊蹄根苦瓠子瓜蒂有小毒巴豆甘遂膩粉杏仁之
有大毒餘皆無毒設若疫氣鼻風中酒小兒瘡疹及
產後潮熱中滿敗血勿用銀粉杏仁大毒之藥下之
必死不死即危且如檳榔犀角皂角皆溫平可以殺
虫透關節除腸中風火燥結大黃芒硝朴硝等鹹寒
可以治傷寒熱病時氣瘟疫發斑瀉血燥熱發狂大
作湯劑以蕩滌積熱澤瀉羊蹄苗根牛膽藍葉汁苦
瓠子亦苦寒可以治水腫遍身腹大如鼓大小便不
利及目黃濕毒九道食癆瘡虫食土生米等物分利

性

性
惟當作

水濕通利大小便蕩滌腸胃間宿穀相搏又若備急
丸以巴豆乾薑大黃三味蜜和丸之亦是下藥然止
可施於辛苦勞力貧食粗辣之輩或心腹脹滿脇肋
刺痛暴瀉不往服五七丸或十丸瀉五七行以救急
若施之富貴城郭之人則非矣此藥用砒石治瘡相
類止可施之於貧食之人若備急丸治傷寒風溫中
酒冒風及小兒瘡疹產後滿悶用之下膈不死則危
及夫城郭之人富貴之家用此下藥亦不死則危矣
奈何庸人畏大黃而不畏巴豆粗工喜巴豆而不喜
大黃蓋庸人以巴豆性熱而不畏以大黃性寒而畏

粗工以巴豆劑小而喜以大黃劑大而不喜皆不知
理而至是也豈知諸毒中惟巴豆爲甚去油置之蠟
猶能下後使人津液涸竭留毒不去胸熱口燥他病
轉生故下藥以巴豆爲禁余嘗用前十餘藥如身乏
使臂臂之使手然諸洞泄寒中者不可下俗謂休息
痢也傷寒脉浮者不可下表裏俱虛者不宜下內經
中五痞心證不宜下厥而唇青手足冷內熱深者宜
下寒者不宜下以脉別之小兒內瀉轉生慢驚及兩
目直視魚口出氣者亦不宜下若十二經敗其亦不
宜下止宜調養溫以和之如下則必誤人病耳若其

餘大積大聚大病大秘大澀大堅下藥乃補藥也余
嘗曰瀉法蕪補法良以此夫

推原補法利害非輕說十七

原補一篇不當作由近論補者與內經相違不得不
作耳夫養生當論食補治病當論藥攻然聽者皆逆
耳以予言爲怪蓋議者嘗知補之爲利而不知補之
爲害也論補者蓋有六法平補峻補溫補寒補筋力
之補房室之補以人參黃芪之類爲平補以附子硫
黃之類爲峻補以豆蔻官桂之類爲溫補以天門冬
五加皮之類爲寒補以巴戟從蓉之類爲筋力之補

以石燕海馬起石丹砂之類爲房室之補此六者近代之所謂補者也若施之治病非徒功效踈濫至其害不可勝言者難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此言肝木實而肺金虛瀉心火補腎水也以此論之前所謂六補者了不相涉試舉補之所以爲害者如瘧本夏傷於暑議者以爲脾寒而補之溫補之則危峻補之則死傷寒熱病下之後若以溫辛之藥補之熱當復作甚則不救瀉血血止之後若溫補之血復熱小溲不利或變水腫霍亂吐瀉本風濕喝合而爲之溫補之則危峻補之則死小兒瘡痘之後有溫

補之必發癰腫痲痛婦人大產之後心火未降腎水未升如黑神散補之輕則危甚則死老人目暗耳聾腎水衰而心火盛也若峻補之則腎水彌涸心火彌盛老人腎虛腰脊痛腎惡燥腰者腎之府也峻補之則腎愈虛矣老人腎虛無力夜多小溲腎主足腎水虛而火不下故足痿心火上乘肺而不入肺囊故夜多小溲若峻補之則火益上行肺囊亦寒矣老人喘嗽火乘肺也若溫補之則甚峻補之則危停飲之人不可補補則痞悶轉增脚重之人不可補補則脛膝轉重男子二十上下而精不足女人二十上下而血

不流皆二陽之病也。時人不識，便作積冷極虛治之。以溫平補之。夫積溫尚成熱，而況燔鍼於臍下，火灸手足腕骨內經，本無勞證，由此變而為勞，煩渴咳嗽，涎痰肌瘦，寒熱往來，寢汗不止，日高則煩，赤皆以為傳尸勞，不知本無此病。醫者妄治而成之耳。夫二陽者，陽明也。胃之經也。心受之，則血不流，脾受之，則味不化。故男子少精，女子不月，皆由使內太過，故隱蔽委曲之事，各不能為也。惟深知涌泄之法者，能治之。又如春三月風傷於榮，榮為血，故陰受之。溫傷於衛，衛為氣，故陽受之。初發之後，多與傷寒相似，頭痛身

熱，口乾潮熱，數日不大便，仲景所謂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目不欲開者是也。若以寒藥下之，則傷臟氣。若以溫藥補之，則火助風溫發黃，發斑溫毒熱增劇矣。風溫外甚，則直視潮熱，譫語撮空驚惕而死者，溫補之罪也。內經雖言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氣屬陽，天食人以五氣，血屬陰，地食人以五味者，戒乎偏勝，非便以溫為熱也。又若經云損者補之，勞者溫之，此溫乃溫存之溫也。豈以溫為熱哉？又如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者，此欲權衡之得其平也。又烏在燔鍼壯火，煉石燒砒，硫薑

烏附然後爲補哉所謂補上欲其緩補下欲其急者亦焉在此等而爲急哉自有酸苦甘辛鹹淡寒涼溫熱平更相君臣佐使耳所謂平補者使陰陽兩停是謂平補奈時人往往惡寒喜溫甘受酷烈之毒雖死而不悔也可勝歎哉余用補法則不法取其氣之偏勝者其不勝者自平矣醫之道損有餘乃所以補其不足也余嘗曰吐中自有汗下中自有補豈不信然余嘗用補法必觀病人之可補者然後補之昔維陽府判趙顯之病虛羸泄瀉褐色乃洞泄寒中證也每聞大黃氣味卽注泄余診之兩手脉沉而煩令灸分

下法字

水穴一百餘壯次服桂苓甘露散胃風湯白朮丸等藥不數月而愈又息城酒監趙進道病腰痛歲餘不愈診其兩手脉沉實有力以通經散下五七行次以杜仲去粗皮細切炒斷絲爲細末每服三錢猪腰子一枚薄批五七片先以椒鹽淹去腥水摻藥在內裹以荷葉外以溫紙數重封以文武火燒熟臨卧細嚼以溫酒送下每旦以無比山藥丸一服數日而愈又相臺監酒岳成之病虛滑泄日夜不止腸鳴而口瘡俗呼爲心勞口瘡三年不愈予以長流水同薑棗煎五苓散五七錢空心使服之以治其下以宣黃連與

白茯苓去皮二味各等分爲末以白麵糊爲丸食後
溫水下三五十丸以治其上百日而愈又汝南節度
副使完顏君寶病臟毒下血發渴寒熱往來延及
六載日漸瘦弱無力面黃如染余診其兩手脉沉而
身涼內經寒以爲榮氣在故生可治先以七宣丸下
五七行次以黃連解毒湯加當歸赤芍藥與地榆散
同煎服之一月而愈若此數證余雖用補未嘗不以
攻藥居其先何也蓋邪未去而不可言補補之則適
足資寇故病蠲之後莫若以五穀養之五果助之五
畜益之五菜克之相五臟所宜毋使偏傾可也凡藥

有毒也非止大毒小毒謂之毒雖甘草苦參不可不
謂之毒久服必有偏勝氣增而久夭之由也是以君
子貴流不貴滯貴平不貴強盧氏云強中生百病其
知言哉人惟恃強房勞之病作矣何貴於補哉以太
宗憲宗高明之資猶陷於流俗之蔽爲方士燥藥所
誤以韓昌黎元微之猶死於小洩不通水腫有服丹
置數妾而死於暴脫有服草烏頭如聖丸而死於鬚
瘡有服乳石硫黃小洩不通有習氣求嗣而死於精
血有嗜酒而死於發狂見鬼有好茶而爲癖乃知諸
藥而不可久服但可攻邪邪去則已近年運使張伯

英病宿傷服硫黃薑附數月一日喪明監察陳威卿
病嗽服鍾乳粉數年嘔血而殞嗚呼後之談補者尚
監茲哉

證口眼喎斜是經非竅辭十八

口眼喎斜者俗工多與中風掉眩證一槩治之其藥
則靈寶至寶續命清心一字急風烏犀鐵彈丸其方
非不言治此病也然而不愈者何也蓋知竅而不知
經知經而不知氣故也何謂知竅而不知經蓋人之
首有七竅如日月五星七政之在天也故肝竅目目
爲肝之外候肺竅鼻鼻爲肺之外候心竅舌舌無竅

心與腎合而寄竅於耳故耳與舌俱爲心之外候俗
工止知目病歸之肝口病歸之脾耳病歸之腎舌病
歸之心更無改張豈知目之內眥上下二綱足太陽
及足陽明起於此目之銳眥足少陽起於此手少陽
至於此鼻之左右足陽明手陽明俠乎此口之左右
亦此兩經環乎此故七竅有病不可獨歸之五臟當
歸之六陽經也余曰俗工知竅而不知經者此也何
謂知經而不知氣蓋世之談方藥者不啻千萬世不
過本草性味其知十二經所出所入所循所環所交
所合所過所注所起所會所屬所絡所上所下所俠

所貫所布所散所結所統所抵所連所係所約所同
所別千萬人中或見一二名明可謂難其人矣然而
不過執此十二經便爲病本將陽經爲熱陰經爲寒
向本草中尋藥藥架上檢方而已矣病之不愈又何
訝焉豈知靈樞經曰足之陽明手之太陽筋急則口
目爲辟此十二經及受病之處也非爲病者也及爲
病者天之六氣也六氣者何風暑燥濕火寒是也故
曰俗工知經而不知氣者此也然則口目喎斜者此
何經也何氣也足之太陽足之陽明左目有之右目
亦有之足之陽明手之陽明口左有之口右亦有之

此兩道也靈樞又言足陽明之筋其病頰筋有寒則
急引頰移口熱則筋弛縱緩不勝收故僻是左寒右
熱則左急而右緩右寒左熱則右急而左緩故偏於
左者左寒而右熱偏於右者右寒而左熱也夫寒不
可徑用辛熱之劑蓋左中寒則逼熱於右右中寒則
逼熱於左陽氣不得宣行故也而況風者甲乙木也
口眼陽明皆爲胃土風偏賊之此口目之所以僻也
是則然矣七竅惟口目喎斜而耳鼻獨無此病者何
也蓋動則風生靜則風息天地之常理也考之易象
有足相符者震巽主動坤艮主靜動者皆屬木靜則

皆屬土觀卦者視之理也視者目之用也目之上綱則眩下綱則不眩故觀卦上巽而下坤順卦者養之理也養者口之用也口之下領則嚙上領則不嚙故順卦上艮而下震口自常動故風生焉耳鼻常靜故風息焉當思目雖斜而目之睭睭未常斜口之啞而口之輔車未嘗啞此經之受病非竅之受病明矣而况目有風輪唇有飛門者耶余嘗治此證未嘗用世俗之藥非故與世參商方鑿圓枘自然齟齬者過頰一長吏病此命予療之目之斜灸以承泣口之啞灸以地倉俱効苟不効者當灸入迎夫氣虛風入而爲

偏上不得出下不得泄真氣爲風邪所陷故宜灸內經曰陷下則灸之正謂此也所以立愈又嘗過東杞一夫亦患此予脉其兩手急數如弦之張甚力而實其人齒壯氣充與長吏不同蓋風火交勝余調承氣湯六兩以水四升煎作三升分四服令稍熱啜之前後約瀉四五十行去一兩益次以苦劑投之解毒數服以升降水火不旬日而愈脉訣云熱則生風若此者不可純歸其病於膈隙之間而得亦風火素感而然也蓋火勝則制金金衰則木茂木茂則風生若東杞之人止可流濕潤燥大下之後使加食通鬱爲大

靈樞雖有馬膏桂酒雙塗之法此但治其外耳非治其內也今人不知其本欲以單服熱水強引而行之未見其愈者也向之用薑附烏桂起石硫黃之劑者是耶非耶

疝本肝經宜通勿塞狀十九

疝有七前人論者甚多非靈樞素問銅人之論余皆不取非余好異也但要窮其原耳七疝者何寒疝水疝筋疝血疝氣疝狐疝癰疝是謂七疝俗工不識因立謬名或曰膀胱或曰腎冷或曰小腸氣小兒曰偏氣立名既謬併喪其實何哉蓋醫者既斷為膀胱腎

通

冷小腸氣又曰虛寒所致其藥之用也不鹿茸巴戟則杜仲菴蓉不附子烏頭則乾薑官桂不練實懷香則金鈴補骨脂朝吞暮餌曾無殊効三二十年牢不可去間因微病稍似開通執此微芒浸成大錯標既不除本必歸甚處處相傳曾無覺者豈知諸疝皆歸肝經其奈痛流歸之小腸肝囊夫膀胱水府專司滲泄小腸水道專主通流腎為少陰總統二水人之小洩自胃入小腸滲入膀胱膀胱者肝囊也氣化則水出竅端此常道也及其為疝乃屬足厥陰肝經蓋環陰道而上入小腹者是厥陰肝經也夫肝腎皆屬于

經絡

此經與肝相附然靈樞經言足厥陰肝經病則有

遺溺癰閉狐疝主腎與膀胱小腸三經則不言疝是

受疝之處乃肝之部分也且內經男子宗筋為束骨

之會也而肝主筋畢者囊中之丸雖主外腎非厥陰

明

下與衝任督相附然靈樞經言足厥陰肝經病則有
遺溺癰閉狐疝主腎與膀胱小腸三經則不言疝是
受疝之處乃肝之部分也且內經男子宗筋為束骨
之會也而肝主筋畢者囊中之丸雖主外腎非厥陰
環而引之與玉莖無由伸縮在女子則為寡戶其內
外為二其一曰廷孔其二曰竅漏此足厥陰與衝任
督之所會也靈樞言足厥陰之經筋聚于陰器其病
傷於寒則陰縮入傷於熱則縱挺不收治在行卧清
陰氣故陽則與太陰厥陰之筋皆會于陰器惟厥陰
主筋故為疝者必本之厥陰靈樞又言足厥陰之別

肉疑當
作內

名曰蠡溝去肉腠五寸別走少陽循脛上畢結於莖
其病氣逆壅腫卒疝實則捫長虛則暴痒取之所別
矣豈非厥陰為受病之處耶靈樞又言邪在小腸連
畢係屬於腎貫肝絡肺心氣盛厥逆上衝腸胃燠
肝散於育結於臍故取之育原以散之刺太陰以平
之取厥陰以下之取巨虛下驢以去之按其所過之
經以調之此其初雖言邪在小腸至其治法必曰取
厥陰以下之乃知諸疝關於厥陰可以無疑以脉考
之素問云厥陰滑為狐疝少陽滑為肺風疝太陰滑
為脾風疝陽明滑為心風疝太陽滑為腎風疝少陰

補明事觀

卷之二

天

疝此亦言寒客太陰濕土土不勝水水傳之肝經也
又嘗偏閱銅人俞穴亦相表裏如背上十三椎俞肝
經言寒疝腹部中行惟陰交一穴言寒疝任脉之所
發也關元一穴言暴疝小腸之募足三陰任脉之會
也中極一穴言疝瘕膀胱之募亦足三陰任脉之會
也曲骨一穴言疝瘕任脉足厥陰之會也其腹部第
二行育脬二穴言寒疝衝脉足少陰之會也四病主
穴言疝瘕衝任脉足少陰腎之會也其腹部第三行
大巨二穴言疝瘕足陽明脉氣之所發也氣衝二穴
言疝瘕中痛兩丸寒痛亦足陽明脉氣之所發也

疝瘕

疝瘕
作疝三
疝瘕三
太

其腹部第四行府舍二府言疝痛足六陰厥陰陰維
之交會也亦太陰部三陰陽明支別也衝門二穴言
陰疝足太陰厥陰之會也其在側脇者五樞二穴言
寒疝陰邪上入少腹帶脉下三寸也其在足大經者
足厥陰穴十名言疝者七謂大敦行間太衝中封蠡
溝中都曲泉足少陽穴十四名言疝者一謂丘墟穴
也足太陰穴十一名言疝者一謂陰陵泉也足陽明
穴十五名言疝者一謂陰市穴也足少陰穴十名言
疝者五謂然谷大谿照海交信築賓也足太陽穴十
八名言疝者二謂金門合陽也由是言之惟厥陰言

七言詩
卷之四

戰
字

疝獨多爲疝之主也其穴經穴雖亦治疝終非受疝之地但與足厥陰相連耳或在泉寒勝木氣鬱縮禁於此經或司天燥勝木氣抑鬱於此經或忿怒悲哀憂抑頓挫結於此經或藥淋外固閉尾縮精壅於此經其病差別如此不知世間之藥多熱補從誰而受其方也信其方則素問靈樞銅人皆非也信素問靈樞銅人則俗方亦皆非也不知後之君子以孰爲是嗚呼余立於醫四十餘歲使世俗之方人人可療余亦莫知敢廢也識練日久因經識病然後不惑且夫遺溺閉瘕陰痿瘰癧精滑白淫皆男子之疝也不可

李
字

妄歸之腎冷血涸不月月罷腰膝上熱足臂噬乾痿閉少腹有塊或定或移前陰突出後陰痔核皆女子之疝也但女子不謂之疝而謂之瘕若年少而得之不計男子婦人皆無子故隱蔽委曲之事了不于脬腎小腸之事乃足厥陰肝經之職也李俗方止言脬腎小腸殊不言肝木一句惑人甚矣且肝經乙木也木屬東方爲心火之母也凡疝者非肝木受邪則肝木自甚也不可便言虛而補之難經所謂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此言瀉火木自平金自清水自旺也昔審言爲蔡之參軍也因坐湿地疝痛不可堪

諸藥莫救余急以導水丸禹功散瀉三十餘行腫立
消痛立減又項關一男子病卒疝暴痛不任倒于街
衢人莫能動呼予救之余引經證之邪氣客于足厥
陰之絡令人卒疝故病陰丸痛也余急瀉大敦二穴
大痛立已夫大敦穴者乃是厥陰之二穴也殄寇鎮
一夫病疝癰發渴痛飲蜜漿刺傷水水醫者莫知瀉
去其溫反雜進薑附濕爲燥熱所壅三焦閉溢水道
不行陰道不興陰囊腫墜大於升斗余先以導水百
餘丸少頃以猪腎散投之是夜瀉青赤水一斗遂失
痛之所在近頰尾一夫病卒疝赤腫大痛數日不止

諸藥如水投石余以導水一百五十丸令三次咽之
次以通經散三錢空腹淡酒調下五更下臟腑壅積
之物數行痛腫皆去不三日平復如故內經曰木鬱
則達之達謂吐也令條達肝之積本當吐者然觀其
病之上下以順爲貴仲景所謂上宜吐下宜瀉者此
也敢列七疝圖于左以示後之君子庶幾有所憑藉
者焉

一疝名曰水疝其狀如石陰莖不舉或控辜丸而痛
得於坐臥溫地或寒月涉水或置雨雪或卧坐磚石
或風冷處使內過勞宜以溫劑下之久而無子

水疝其狀腎囊腫痛陰汗時出或囊腫而狀如水晶或囊痺而燥出黃水或少腹中按之作水聲得於飲水醉酒使內過勞汗出而遇風寒濕之氣聚於囊中故水多令人爲卒疝宜以逐水之劑下之有漏鍼去水者人多不得其法

筋疝其狀陰莖腫脹或潰或膿或痛而裏急筋縮或莖中痛痛極則痒或挺縱不收或白物如精隨洩而下久而得於房室勞傷及邪術所使宜以降心之劑下之

血疝其狀如黃瓜在少腹兩傍橫骨兩端約中俗云

便癰得於重感春夏大燠勞動使內氣血流溢滲入肝囊留而不去結成癰腫膿少血多宜以和血之劑

下之

氣疝其狀上連腎區下及陰囊或因號哭忿怒則氣鬱之而脹怒哭號罷則氣散者是也有一治法以鍼出氣而愈者然鍼有得失宜以散氣之藥下之或小兒亦有此疾俗曰偏氣得於父已年老或年少多病陰痿精怯強力入房因而有子胎中病也此疝不治惟築賓一穴言之

狐疝其狀如瓦卧則入小腹行立則出小腹入囊中

山見東問

狐則晝出穴而溺夜則入穴而不溺此病出入上下
往來正與狐相類也亦與氣疝大同小異今人帶鉤

鈴是也宜以逐氣流經之藥下之
癰疽其狀陰囊腫緹如升如斗不痒不痛者是也得
之地氣卑濕所生故江淮之間湫塘之處多感此疾
宜以去濕之藥下之女子陰戶突出雖亦此類乃熱
則不禁固也不可便謂虛寒而溫之燥之補之本名
曰瘕宜以苦下之以苦堅之王冰云陽氣下墜陰氣
上爭上爭則寒多下墜則筋緩故舉垂縱緩因作癰
疝也已上七疝下去其病之後可調則調可補則補

時解病機作解

各量病勢勿拘俗法經所謂陰盛而腹脹不通者癰
瘕疝也不可不下

五虛五實攻補懸絕法二十

虛者補之實者瀉之雖三尺之童皆知之矣至於五
實五虛豈可與泛泛虛實用藥哉內經明言其狀如
俗工不識何此二證所以見殺於委靡之手也坐視
人之死猶相夸曰吾藥穩以誑病家天下士大夫亦
誠以為然以誑天下後世豈不怪哉夫一身猶一國
也如尋邑百萬圍昆陽此五實證也故蕭王親犯中
原而篤戰如河內饑而又經火災此五虛證也故汲

並仲景書卷之五下癰疽

蕭王後漢光武劉秀也事詳
于後漢書光武本紀

醫不避矯詔而發倉此可與達權知變者論不可與
貪常嗜瑣者說也故曰庸人誤天下庸工誤病人正
一理也內經曰五實者死五虛者亦死夫五實者謂
五臟皆實也五虛者謂五臟皆虛也肺病爲陽易治
而鮮死臟病爲陰而難治多死經明言脉盛皮熱腹
脹前後不通悶者五實也脉盛爲心皮熱爲肺腹
脹爲脾前後不通爲腎悶者爲肝五臟皆實之證也
五虛者反是脉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者
五虛也脉細爲心皮寒爲肺氣少爲肝泄利前後爲
腎飲食不入爲脾此五臟皆虛之證也夫五實爲五

臟俱太過五虛爲五臟俱不及內經言此二證皆死
非謂必死也謂不救則死救之不得其道亦死也其
下復言漿粥入胃則虛者活身汗後利則實者活此
兩證自是前二證之治法也後人不知是治法只作
辨驗生死之斷句直謂病人有此則生無此則死虛
者聽其漿粥自入胃實者聽其自汗自利便委之死
地豈不謬哉夫漿粥入胃而不注泄則胃氣和胃氣
和則五虛皆實也是以生也汗以泄其表利以泄其
裏併泄則上下通上下通則五實皆啓矣是以生也
此二證異常却不宜用班氏所謂有病不服藥之言

蓋其病大且驚故也。余向日從軍於江淮之上，一冊
子病予診之，乃五實也。余自幼讀醫經，嘗記此五實
之證，竟未之遇也。既見其人，竊私料之，此不可以常
法治，乃可大作劑而下之。殊不動搖，計竭智窮，無如
之。何？忽憶桂枝湯丸頓下七八十丸，連瀉二百餘行，
與前藥相兼而下。其人昏困數日，方已。蓋大疾之已
去，自然卧憊，不如此則病氣無由衰也。徐以調和胃
氣之藥，饘粥日加，自尔平復。又嘗過鳴鹿邱，中聞有
人呻吟聲，息瘦削，痿然無力。余視之，乃五虛也。余急
以聖散子二服，作一服。此證非三錢二錢可塞也。續

以胃風湯五苓散等藥，各大作劑，使頓服，注瀉方止。
而漿粥入胃，不數日而其人起矣。故五虛之受，不加
峻塞，不可得而實也。彼庸工治此二證，草草補瀉，如
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竟無成功。反曰：虛者不可
補，實者不可瀉。此何語也？吁！不虛者強補，不實者強
攻，此自是庸工不識虛實之罪也。豈有虛者不可補，
實者不可瀉之理哉？予他日又思之，五實證汗下吐
三法俱行，更快。五虛證一補足矣。今人見五實證，猶
有塞之者；見五虛者，雖補之而非其藥。本當生者反
鈍滯遷延，竟至於死耳。夫聖散子有乾薑尋常瀉利

此字與四乃受切也

勿用各有標本胃風五苓有桂所以溫經散表而分
水道聖散子之澁燥胃風五苓之能分皆辛熱辛溫
之劑也俗工往往聚訕以子好用寒涼然子豈不用
溫補但不遇可用之證也說說謗喙咸欲夸已以標
名從誰斷之悲夫

